

偷

你說，你這輩子最痛恨小偷。

(一) 堅持

你歪斜地站在這大馬路邊，吃力的側著頭看著車流在眼前呼嘯而過，紅色、黃色、藍色、白色，各色交叉、重疊然後混雜成模糊的一長條灰黑色。

下垂的眼皮遮住了你的視線，你用手揉了揉眼睛，順便摳了摳眼角的溼黏眼屎，勉強睜著的眼睛，一大一小的望了望上方的紅色燈號。你在起跑線上極力克制焦躁，專注的等待裁判鳴槍，此時，你的腳一輕一重地在原地踩踏，隨時準備盜疊，踩踏間已不自覺地越過了白色邊線。

但是，綠燈仍不為所動，你的焦急讓你又踩踏得往前了一些，迫使車流匯集到你這兒，都微微推擠成一團，再重整秩序繞了一個弧形。

這是第二次嘗試過同一條馬路，你說什麼都要過這條馬路，誰敢阻止你？那闖紅燈的機車、那刺耳的喇叭聲、那頻頻催促的閃動小綠人，想都別想！因為你使盡全力，打算奮力一搏，即使犧牲生命也在所不惜！

因為，你說你這輩子最痛恨小偷，而你的尊嚴，就在馬路的對面。

(二) 夢想

年輕時，你總是對每個認識或不認識的人說：「這藥可以治百病，吃了可以長命百歲。」除了這件事外，你幾乎和別人沒有話說。

你總是穿著那一身潔白的新襯衫配上刷得光亮的皮鞋，然後在食指和中指間夾了根菸，你的眼睛定定的看著前方，眼神聚焦在未知裡。在你手中不斷升騰的煙，到了天花板都聚集成薰黃的痕跡。雖然如此，你將菸放入嘴裡的次數並不多，它們大抵都是在空中獨自燃燒而盡，有時候你還因為菸燃盡的火星燒到手指而驚得亂了思緒；有時，你手中夾著菸，卻連火都沒點，然後從日正當中坐到夜幕低垂。沒有人知道你在想什麼，只知道問你：「吃飯沒？」你回答：「吃藥了！」

每隔一段時日，一些山裡來的樹皮、根莖就會躺臥在家門前狹小的前庭上，一堆堆粗大的樹根成列躺在地上，十分壯觀，據你說，那是珍貴的藥材，是長生不老的秘密。再多問，你就不說了。

你買了各式各樣的機器，將這些壯觀的不知名洗了洗、削了削、剝了剝，然後又磨了磨。磨粉時，飛揚的粉末從口徑比呼啦圈還大的漏斗往上噴發，佔據房子的每一寸空氣，任誰都無法在這瀰漫的白色裡，自由呼吸。可是，你依舊不為所動的將一根根清洗乾淨的木頭塞入不知道休息的機器，讓木頭瞬間粉身碎骨。飛灰許久後才乖乖降回地面，在地上積成厚厚的一層白，踩在上面像奶油一樣的鬆軟。你的頭髮覆上一層白色，眉毛也是，鬍子也是，像極了為發禮物而煩惱的聖誕老公公。

「博士講這是足有效的，研究所攏研究未出來的！」你的食指高高的舉起，揮舞在空中，你堅定的口氣配上那不苟言笑的臉，讓嘴巴出來的每一個字都顯得冷靜而充滿力道。你最愛去找那博士，他收了一些錢，幫你做了一些高深莫測的實驗，然後說科學還不夠發達，不夠驗證你的直覺。你把他當好朋友，總把他掛在嘴上，總把他告訴你的藥材恭恭敬敬的從山裡取來，恭恭敬敬的每日配山泉水服下。

但是，那一夜過後，你就再也沒有提起他了。

躺在加護病床的你，掙扎著想脫離白色單人床，無奈左半邊已經不屬於你的管轄範圍。在半夢半醒之間，你看見瀟灑又年輕的自己，穿著白襯衫、騎著最愛的野狼 125，在群山萬壑之間，與徐福一同尋找天機。

護士用力的拍了拍你的手臂，本該浮起的藍紫色卻在一瞬間都消失了踪影，她熟練的掀開被子，看了看腳上隱隱浮現的靜脈，軟針瞄準細細的藍色線條俐落的扎入，卻仍找不到適當的深淺，只能左戳右戳碰運氣，此時，你的眉心皺成一團。

你的女兒送來了大陸活絡血脈的仙丹，她仔細的用刀片刮除封在藥丸上的白蠟，像剝栗子一樣打開塑膠殼，露出一顆小指大的藥丸。吃了幾次之後，你竟神奇的能夠站立，你對站著的自己點點頭，彷彿讚許自己取回了一些自己的東西。後來，你拖著那曾經發亮的鞋子一跛一跛的走著，而手則是像猩猩的長手一樣的弧度蜷曲著，。

你的腳在年幼之時，就因為烏腳病截去了一半，穿鞋子的時候，總是塞了一大塊報紙在腳指頭的部分，雖然如此，你走起路來仍是精神奕奕。中風之後，那一隻腳真的不聽使喚了，但是你把它當竿子使用著，一跛一跛的走著，用右腳支撐全身的重量，說什麼也不願意拄杖。

你偷偷跨上野狼 125，你知道自己的右手還能掌控一些東西，只要轉動把手、往下加油，車子就會往前跑，你知道，往前跑的車子能讓你奪回被偷走的夢想。你的右腳吃力的支撐者，但傾斜的車身無法阻止你想要自由的意志。只是，車子是往前跑了，但是你的左半邊並沒有安穩的跟上，這樣，急遽轉圈倒下的車子，讓你又跌回原點，此時，野狼依舊不斷發出轟隆隆聲音。

以前騎在胯下帶你跑遍台灣每一個角落的野狼，現在重重地壓在你的左半邊，看到這景象的人都笑到抱著肚子流淚。好一會兒，都沒有人扶你，他們說要訓練你自己照顧自己，反正你的左半邊已經沒有太多知覺，而你痛的也不是那裡。

「你不是發明了長生不老藥？現此時顛倒中風找醫生拿藥，你的藥按怎家已吃無效哩！」鄰居胡鬧笑了一陣子，你沒說什麼話，用右手緊緊握住左手，不再理會他們。

因為，你說你這輩子最痛恨小偷，小偷會在輕鬆的話語間，偷走一個人生命的意志力。

（三）失去

灰色外套鬆垮的披在你一高一低的肩上，右手緊緊握著蜷曲的左手，讓僵硬得無法伸直的左手看來十分自然。

綠燈亮了，你竟在第一時間飛奔起來，像極了癩了一條腿的小狗。經過一次的失敗，你知道要過這馬路，除了跑，別無他法。

你眼看斑馬條紋的終點就在眼前，領先群倫的你欣喜的鼓勵自己，也準備好雙手給自己掌聲。但，一群健步如飛的皮鞋、高跟鞋竟毫不留情地追上了你、超越了你。一不留神，不知是聲音或什麼東西推擠了你，你拖行的左腳，竟然與右腳絆在一起，還在前進的身體筆直很前傾，右手雖然趕快向地面撐去，但左手則自然的降落在地面，完全沒有抵抗地心引力的痕跡，你終於還是撲倒在車道上，你跌得像個剛學步的嬰孩，只是，你不能放聲哭泣，放聲哭泣的權利早就被歲月悄悄偷走。

沒有人過來幫你，因為你被行走的人群遠遠拋在後頭；有數十雙眼睛焦急的望著你，因為此時此刻，你正橫斜在他們匆忙的人生路途。你伏在地上像電影裡的定格，恐怕連你自己都想不透自己竟會跌得那麼澈底。

回過神後，綠燈已經變成紅燈，車流緩慢而密密麻麻的繞過你，你就像是洪流中不起眼的石頭一般，靜止在這不停變動的世界。你慢動作的起身，你的下巴慢慢的滲出血，你的眼角也慢慢的滲出水。

此時原本在對街等待你的尊嚴，已消失得不見踪影。

（四）頑抗

你的荔枝收成了，年輕廿多歲的妻子領著數十男女在荔枝樹爬上爬下、挑撿裝箱，遠遠的就聽得見他們笑鬧的聲音。你一跛一跛的走了半里路到田裡，去告訴年輕的妻子說批發商要知道今天能給他們多少貨，她說她沒有空，只給了你一個數字和一串長得不像話的電話號碼。年輕強壯的工人們開玩笑的說你記不得那麼多數字，要你的妻子和你一起回去，其他人聽了都笑成一團。

你年輕的妻子低下了頭整理衣服，打算站起身隨你回家，你直說：「我一定會記得！我一定會記得！」然後就搖搖晃晃的獨自一跛一跛的回家，口中不斷重覆念著

0931328547...316...

因為，你說你輩子最痛恨的就是小偷，而那一串數字和笑語，正企圖偷走你最後的自己，你要緊緊抓住自己。

你的右腳漸漸的支持不住了，輪椅讓你的左半部和右半部看來又回復最初的一樣，至少坐著的時候是，這是十多年來的第一次，它們又回到最初的表面平衡。

你的左手不能推動輪椅，而你又拒絕別人推你，因此你將輪椅倒過來走，這應該是發明輪椅的人始料未及的（他如果想到，應該會加裝個後視鏡才是！）你背對著人生的道路，用右腳一次又一次的往前踢。這時，前進的角度是關鍵，你往左踢一些，再往右踢一些。

你不曾回頭的鋸齒狀前進，似乎看不看得到前面，並不要緊；似乎用什麼路線前進，也不要緊；似乎花多少時間前進，也都不要緊了，只要能夠離開腳下的那一塊土地，就夠了。

因為，你說你這輩子最痛恨小偷，停在原地不是你的風格，沒有人能偷走你前進的心。

（五）痛苦

半夜裡，你咳得喘不過氣，臉色發紫的跌坐在地上前後擺動，極力掙扎卻發不出一絲聲音。你瘦弱的妻子起床上廁所時，瞥見你的樣子，將你扛在背上，駝到車子裡，她飛車到小醫院再轉到大醫院，你從不知道溫柔的她竟開車如此凶狠，不曾停過任何一個紅燈。

插了管的你，被管子緊緊纏住，這些管子有為了輸進去的，有為了排出來的。而你只能保持緘默，你的聲音無聲也無息的被偷走了，你再也無法言語，連咳嗽都是無聲的輕輕。

那白色制服的小護士大聲的喊著「阿伯！阿伯！」你睜大眼睛，雖然你一點都不想。護士長得不錯，皮膚白皙、聲音甜美，但你的眼中只寫滿了恐懼。「阿伯！你要忍耐一下喔！痛就要說一聲。」她自言自語著，你是不能說話的，她也不預期你會說什麼。她熟練的將抽痰的長管子一寸一寸的從你的喉嚨插了進去，你的眼睛睜得更大了，原來你的眼睛可以是那麼大的，你自己也許想都沒想過，但我知道你睜大眼睛，並不是想看清什麼。黃色的痰在管子間緩緩的滑動，它又濃又稠，還帶著絲絲的鮮紅。

年輕的時候要活下去，你是帶著一、兩個夢想；但這個時候要活下去，你則是帶著一些痛苦，那痛苦，在你圓滾滾的眼裡，任何人都看得見，但任何人都不忍看。

你感染了肺炎，醫生用最強的抗生素也殺不死那細菌，臥床已久的你，腳後跟不知

何時，已悄悄露出雪白的骨頭。那白色是那麼的照眼，一點褥瘡的血肉模糊都沒有，那白色，像電視上拍牙膏廣告的牙齒，閃閃發亮，完全沒有痛的感覺。

細菌偷偷佔領你的全身，你雖然緊閉眼睛、頑強抵抗，但你身旁的所有儀器聲響，都漸漸變得模糊了，你聽見你年輕的妻子不斷叫著：「老ㄟ！老ㄟ！」但你卻怎樣也睜不開眼睛了，還好你現在，已經想不清楚痛是什麼感覺了。

（六）揮別

你的女兒知道你的狀況不好，急忙從美國趕回來，在機場時，她一見到母親就焦急的詢問你是不是比較好了，你的妻子平靜的說：「爸爸一切的病攏好啊！會走會跑了！」女兒覺得奇怪，既然病都好了，怎麼會通知她趕快回來，可是她聽到這話還是鬆了一口氣，她高興自己這次回來特意穿了鮮豔的大紅衣服，果然給你帶來福氣。

她前陣子聽說你最近見了一些許久不見的朋友時，常常漏出飯粒、湯汁的左邊嘴角會微揚了起來，眼睛也濕潤了。她高興總是嚴肅的你已經變得容易感動或開心。她很期待看到你的那一刻，可以看見你難得的笑容。

車子直接停在家門前，你的妻子轉過頭紅著眼眶說：「爸爸的病攏好啊，伊先走了，袂付講再見啊！」說完就把頭別了過去。你的女兒轉頭看到家門上掛著白色的幃子，立刻坐在車子裡抱著肚子嚎啕大哭。其他人扶她下車後，她跪在地上不住的哭泣，紅色的裙子拖行在地上，變成奇異的暗紅色。她慢慢地爬的到你的身旁，見你冰冷的安祥。

這一夜，你請求接引你去西方極樂世界的仙人，讓你回家看女兒最後一眼，你穿著妻子給你的藍色壽衣，還戴了個精緻的小圓帽，一腳跨進女兒的房間。你看著女兒時的臉，是年輕的冷靜臉龐，她既驚訝又歡喜的看著你，想對你說說話，但你看了一會兒，沒說什麼話，只轉頭時說：「我欲來轉啊！」似乎有一點放心的笑意，然後就輕快地跨越幾顆阻擋視線大石頭，消失在光亮之中。

你說你這輩子最討厭小偷，這下子，誰還能從你身上偷走什麼？

（七）自由

我想，你已經取回了你最想要的自由！

你會說，你最討厭的就是小偷，小偷不只會偷走財物，還會偷走了人的尊嚴、自信和夢想。奇怪的是，不管是偷或被偷，一般人都渾然不覺，所以你這輩子最討厭的就是小偷，因為他來得輕輕悄悄，偷得人們不知不覺。

這時我知道你拿回了被歲月和別人偷走的所有東西，只因為，即使在最艱難的時刻，你也緊緊抱住自己真正想要的東西，不曾放棄！

